

余研因編

梁啓超文選

民聲書店印行

余研因編

梁啓超文選

民聲書店印行

一九三五年第一版印行

每冊定價大洋四角

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編者

余研因

發行者

民聲書店發行所

印刷者

民聲書店印刷所

代售者

啟

智

書

局

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西街

序

梁啓超先生和康有爲先生，都是清朝末葉的文學家。他們都帶著政治的色彩。尤其是梁啓超先生，他的文章寫得很自然純熟。飲冰室一書是他生平作品的結晶。他的文章還歡喜攙入哲理，以致作品有時因爲要求深入，反爲讀者不容易了解。我現在說出這幾篇文章，算是他的傑作。就攙入哲理，也很容易懂。

研因寫於廿四年二月一日

梁啓超文選目錄

1. 人生目的何在
2. 最苦與最樂
3. 歐遊心影錄楔子
4. 知不可而爲主義與爲而不有主義
5. 評非宗教同盟
6. 無聊消遣

人生目的何在

梁啟超

嗚呼！可憐！世人爾許忙！忙個甚麼！所爲何來？

那安分守己的人，從稍有知識之日起，入學校忙，學校畢業忙，求職業忙，結婚忙，生兒女忙，養兒女忙，每日之間，穿衣忙，吃飯忙，睡覺忙，到了結果老忙，病忙，死亡忙，忙個甚麼？所爲何來？

1
~~~~~  
還有那些號稱上流社會，號稱國民優秀分子的，做官忙，帶兵忙，當議員忙，賺錢忙，最高等的，爭總理總長忙，爭督軍省長忙，爭總統副總統忙，爭某項勢力，某處地盤忙，次一等的，爭得缺忙，爭兼差忙，爭公私團體位置忙，由是而運動忙，交涉忙，出風頭忙，搗亂忙，奉承人忙，受人奉承忙，攻擊人忙，受人攻擊忙，傾軋人忙，受人傾軋忙，由是而妄語忙，而欺詐行爲忙，而妒嫉忙，而毒恨忙，而怨毒忙，由是而決鬪忙，而慘殺忙，由是而賣友忙，而賣國忙，

而賣身忙。那一時得志的。便宮室之美忙，妻妾之奉忙，所識窮乏者得我忙；每日行事，則請客忙，拜客忙，坐馬車汽車忙，麻雀忙，撲克忙，花酒忙，聽戲忙，陪姨太太作樂忙，和朋友爭長論短忙，不得志的，那裏肯休？還是忙，已得志的，那裏便滿足？還是忙，就是那外面像極安閑的時候，心裏千般百計，轉來轉去，恐怕比忙時還加倍忙，乃至夜裏睡不着，夢想顛倒，噩夢恐怖，和日間還是一樣的忙，到了結果，依然還他一個老忙，病忙，死亡，忙個甚麼？所爲何來？

有人答道：『我忙的是要想得快樂』。人生在世，是否以個人快樂爲究竟目的，爲最高目的；此理甚長，暫不細說，便是將快樂作爲人生目的之一，我亦承認；但我卻要切切實實問一句話：汝如此忙來忙去，究竟現時是否快樂？從前所得快樂，究竟有多少？將來所得快樂，究竟在何處？拿過去現在未來的快樂，和過去現在未來的煩惱，相乘相除，是否合算？白香山詩云：『妻子歡娛僮僕飽，看來算只爲他人，』當知雖有廣廈千間，我坐不過要一牀，臥不過要一榻；雖有

貂狐之裘千襲，難道我能體無冬無夏，把他全數披在身上？雖有侍妾數百人，我難道能同時一個一個陪奉他受用？若真真從個人自己快樂着想，倒不如萬緣俱絕，落得清淨；像汝這等忙來忙去，鉤心鬪角，時時刻刻，都是現世地獄，未免太不會打算盤了，如此看來，那裏是求快樂，直是討苦吃，我且問汝：汝到底忙個甚麼？所爲何來？若說汝目的在要討苦吃，未免不近人情；如若不然，汝總須尋根究柢，還出一個目的來。

以上所說，是那一種過分的欲求，一面自討苦吃，一面造成社會上種種罪惡的根原。此等人不惟可憐，而且可恨，不必說他了，至於那安分守己的人，成年，勤苦勞作，問他忙個甚麼？所爲何來？他便答道：『我總要維持我的生命，保育我的兒女』。這種答語，原是天公地道，無可批駁。但我還要追問一句：汝到底爲甚麼維持汝的生命？汝維持汝的生命，究竟有何用處？若別無用處，那便是爲生命而維持生命；難道天地間有衣服怕沒人穿，有飯怕沒人喫，偏要添汝

一個人，幫着消繳不成？則那全世界十餘萬萬人，個個都是爲穿衣吃飯兩件事，來這世間鬼混幾十年；則那自古及今，無量無數人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不過專門來幫造化小兒喫飯；則人生豈復更有一毫意味？又既已如是，然則汝用種種方法，保育汝家族，繁殖汝子孫，又所爲何來？難道因爲天地缺少衣架，缺少飯囊，必須待汝構造？如若不然，則汝一日，一月，一年，一世；忙來忙去，到底爲的甚麼？汝總須尋根究柢，牙清齒白，還出一個目的來。

孟子曰：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』。且道這幾希的分別，究在何處？依我說：禽獸爲無目的的生活，人類爲有目的的生活；這便是此兩部分衆生不可逾越的大界線。雞，狗，鼯，終日營營；問他忙個甚麼？所爲何來？蟲蝶翩翾，蛇蟻蜿蜒，問他忙個甚麼？所爲何來？溷廁中無量無數糞蛆，你匍在我背上，我又匍在你背上；問他忙個甚麼？所爲何來？我能代他答道：『我忙個忙，我不爲何來』。勉強進一步。則代答道：『我爲維持生命。繁殖我子孫而來』。試問人類

專來替造化小兒穿衣喫飯過一生的，與彼等有何分別？那爭權，爭利，爭地位，忽然趾高氣揚，忽然垂頭喪氣的人；和那爬在背上，擠在底下的糞蛆；有何分別？這便叫做無目的的生活？無目的的生活，只算禽獸，不算是人。

我這段說話，並非教人不要忙，更非教人厭世。忙是人生的本分，試觀中外古今大人物，若大禹，若孔子，若墨子，若釋迦，若基督，乃至其他聖哲豪傑，那一個肯自己偷閑？那一個不是席不暇暖，突不得黔，奔走棲皇，一生到老？若厭忙求閑，豈不成了衣架飯囊材料？至於說到厭世，這是沒志氣人所用的字典，方有此兩字；古來聖哲，從未說過；千萬不要誤會了。我所說的，是告訴汝終日忙，終年忙，總須向著一個目的忙去；汝過去現在，到底忙個甚麼？所為何來？不惟我不知道，恐怕連汝自己也不知道；汝自己不惟不知道，恐怕自有生以來，未曾想過。嗚呼！人生無常，人身難得；數十寒暑，一彈指頃，便爾過去；今之少年，曾幾何時，忽已頽然而壯，忽復頽然而老，忽遂奄然而死；圖圖模糊，蒙

頭蓋面，包膿裹血，過此一生；豈不可憐！豈不可惜！何況這種無目的的生活，決定和那種種憂怖煩惱，糾纏不解；長夜漫漫，如何過得！我勸汝尋根究柢，還出一個題目來；便是叫汝黑暗中覓取光明，教汝求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。汝要求不要求，只得隨汝，我又何能勉強？但我有一句話：汝若到底還不出一個目的來，汝的生活，便是無目的，便是和禽獸一樣；恐怕成孟子所說的話：『如此則與禽獸奚擇』了。

汝若問我：人生目的究竟何在？我且不必說出來，待汝痛痛切切，徹底參詳透了，方有商量。

### 最苦與最樂

人生甚麼事最苦呢？貧嗎？不是。病嗎？不是。失意嗎？不是。老嗎？死嗎？都不是。我說人生最苦的事，莫苦於身上背着一種未來的責任。

人若能知足，雖貧不苦；若能安分，（不多作分外希望）雖失意不苦。老病死乃人生難免的事，達觀的人，看得很平常，也不算甚麼苦。獨是凡人生在世間一天，有一天應該做的事，該做的事沒有做完，便像是有幾千斤重擔子壓在肩頭，再苦是沒有的了。爲甚麼呢？因爲受那良心責備不過，要逃躲也沒處逃躲呀。

答應人辦一件事，沒有辦；欠了人的錢，沒有還；受了人的恩惠，沒有報答；得罪錯了人，沒有賠禮；這就連這個人的面也幾幾乎不敢見他；縱然不見他面，睡裏夢裏，都像有他的影子來纏着我。爲甚麼呢？因爲覺得對不住他呀，因爲自己對於他的責任還沒有解除呀。不獨是對於一個人如此，就是對於家庭，對於社會，對於國家乃至對於自己，都是如此。凡屬我受過他好處的人，我對於他便有了責任。（家庭社會國家，也可當作一個人看。我們都是曾經受過家庭社會國家的好處，而且現在還受着他的好處，所以對於他常常有責任。）凡屬我應該做的事，而且力量能設做得到的，我對於這件事便有了責任。（譬

如父母有病，不能靠別人伺候，這是我應該做的事。求醫覓藥，是我力量能做得到的事，我若不做，便是不盡責任。醫藥救得轉來救不轉來，這卻不是我的責任。）凡屬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，便是現在的自己和將來的自己立了一種契約，便是自己對於自己加一層責任。（譬如我已經定了主意要戒烟，從此便負了有不喫烟的責任。我已經定了主意要著一部書，從此便有著成這部書的責任，這種不是對於別人負責任，卻是現在的自己對於過去的自己負責任。）有了這責任，那良心便時時刻刻監督在後頭，一日應盡的責任沒有盡，到夜裏頭便是過的苦痛日子；一日應盡的責任沒有盡，便死也是帶着苦痛往墳墓裏去。這種苦痛，卻比不得普通的貧病老死，可以達觀排解得來。所以我說，人生沒有苦痛便罷，若有苦痛，當然沒有比這個加重的了。

翻過來看，甚麼事最快樂呢？自然責任完了，算是人生第一件樂事。古語說得好，『如釋重負；』俗語亦說是『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。』人到這個時候，

那種輕鬆愉快，直是不可以言語形容。責任越重大，負責的日子越久長，到責任完了時，海闊天空，心安理得，那快樂還要加幾倍哩。大抵天下事從苦中得來的樂，纔算真樂。人生須知道有負責的苦處，才能知道有盡責任的樂處。這種苦樂循環，便是這有活力的人間一種趣味。卻是不盡責任，受良心責備，這些苦都是由自己找來。一翻過來，處處盡責任，便處處快樂；時時盡責任，便時時快樂，快樂之權，操之在己。孔子所以說『無人而不自得，』正是這種作用哩。

然則爲甚麼孟子又說『君子有終身之憂』呢？因爲越是聖賢豪傑，他負的責任便越是重大；而且他常要把種種責任來攬在身上，肩頭的擔子，從沒有放下的時節。曾子還說哩，『任重而道遠；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？』那仁人志士的憂民憂國，那諸聖諸佛的悲天憫人，雖說他是一輩子裏苦痛，也都可以，但是他日日在那裏盡責任，便日日在那裏得苦中真樂，所以他到底還是樂不是苦。

呀。

有人說，既然這苦是從負責任生來，我若是將責任卸卻，豈不是就永遠沒有苦了嗎？這卻不然。責任是要解除了纔沒有，並不是卸了就沒有。人生若能永遠像兩三歲小孩，本來沒有責任，那就本來沒有苦。到了長成，那責任自然壓在你頭上，如何能躲？不過有大小的分別罷了。盡得大的責任，就得大快樂；盡得小的責任，就得小快樂，你若是要躲，倒是自投苦海，永遠不能解脫了。

### 歐遊心影錄楔子

民國八年雙十節之次日，我們從意大利經過瑞士，回到巴黎附近白魯威的寓廬。回想自六月六日離開法國以來，足足四個多月，坐了幾千里的鐵路，遊了二十幾個名城，除倫敦外，卻沒有一處住過一來復以上，真是走馬看花，疲於奔

命。如今卻有點動極思靜了。

白魯威離巴黎二十分鐘火車，是巴黎人避暑之地，我們的寓廬，小小幾間樸實樓房，倒有個很大的院落，雜花豐，樹楚楚可人。當夏令時，想是風味絕佳，可惜我不曾享受；到得我來時，那天地肅殺之氣，已是到處彌滿。院子裏那些秋海棠野菊，不用說早已萎黃凋謝。連那十幾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樹，也抵不過霜威風力，一片片的黃葉，蟬聯飄墮，層層堆疊，差不多把我們院子變成黃沙荒磧。還有些樹上的葉，雖然還在那裏掙他殘命，卻都帶一沉憂淒涼之種色，向風中戰抖抖的作響，訴說他魂驚望絕。到後來索性連枝帶梗滾掉下來，像也知道該讓出自己所佔的位置，教後來的好別謀再造。

歐北氣候本來森鬱，加以今年早寒，當舊曆重陽前後，已有窮冬閉藏景象，總是陰霾霾的欲雨不雨。間日還要湧起濛濛黃霧，那太陽有時從層霧疊霧中瑟瑟縮縮閃出光線來，像要告訴世人，說他還在那裏。但我們正想要去親炙他一

番，他却已躲得無蹤無影了。

我們住的這避暑別墅，本來就不是預備過多之用，一切構造，都不合現在的時宜。所以住在裏頭的人，對於氣候的激變感受不便，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。

歐戰以來，此地黑煤的稀罕，就像黃金一樣，便有錢也買不着。我們靠着取煖的兩種寶貝，就是那半乾不濕的木柴，和那煤氣廠裏蒸取過煤氣的煤渣。

那柴燬也再燬不燃，吱吱的響，像背地埋怨，說道：『你要我中用，還該先下番工夫。這樣生吞活剝起來，可是不行的。』那煤渣在那裏無精打彩的乾炙，卻一陣一陣的爆出碎屑來，像是惡狠狠的說道：『我的精髓早已榨乾了，你還要相煎太急嗎？』

我們想着現在剛是故國秋高氣爽的時候，已經一寒至此；將來還有三四個月的嚴冬，不知如何過活。因此連衣服也不敢多添，好預備他日不時之用。只是靠些室內室外運動，鼓起本身原有的熱力，來抵抗外界的沍寒。